

德王與我

胡遜園

——記蒙古王子德穆楚克棟魯普

當十三世紀時，蒙古族的傑出人物，不，他不祇是蒙古族的傑出人物，他該是有色人種的傑出人物，實在他還該被稱做人類史上二個數一的空前的傑出人物，他給歐陸上的白人帶去「黃禍」的恐怖，其實毋寧說是給我們有色人種，尤其是給我們黃種人，贏得無比的光榮。當然，遠溯根源：黃種人的威懾歐洲人，該從那位自稱「上帝之鞭」(Scourge of God)的匈奴後人阿提拉(Atila 406?-453 A.D.)數起，現今的匈牙利(Hungary)這個國家，就是「匈奴人國家」的涵義。我們稱匈奴族(Hun)為「匈奴」(Hiong-Nu)祇是不友好的罵人話；爛廢陳賬，提他則甚。成吉思汗約後於阿提拉七百多年，因此，說歐洲人所懼怕的「黃禍」，也可以說先乎成吉思汗時已有了；我們的蒙古朋友，就是系出匈奴呀！這位蒙古朋友和我談起成吉思汗時，滿臉笑容象徵着至上的光輝，不過，在語音終止時，不免有「撫今追昔」怨訴似的嘆息。人原是地理環境裏的「動物」，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想像大西北「口外」的地理環境，蒙古同胞的

生存進展，是仍有其前途的，不過，可值得大刀闊斧去斬荆披棘的地方，也就未免不說則已，說來話長，如「王公封建」什麼的，如「活佛喇嘛」什麼的，真個該有一個「改造」的辦法呀！由於這位蒙古朋友一番話，陡的令我懷念着「德穆楚克棟魯普」；那位世人熟知的「德王」，他在以往由日本人導演的「亞洲風雲」中，實是一位「並不等閒」「非同小可」的不平凡人物，老實說比起英國人在近東風雲裏的法魯克諸位，決不會有其比重的不夠。在百靈廟的「蒙古自治委員會」，在張家口的「蒙疆政府」，他是個中的首腦人物；三十八年秋，我在廣州和他巧遇着。這時，匪魔的暗影，已漸次由北方而南方，給具有人性者一大脅迫；國民政府已由南京播遷到廣州，南京的人民，在匪魔的暴政迫害下，是已為時半年了。德王，他經歷過日本軍閥所給予他的教訓，他是熟知匪魔的暴虐，是更甚於日本軍閥的。他具有人性，他喜愛自由，所以特地間關險阻的自大西北的一個角落來到廣州。他說他唯一的願望，是在團聚蒙古同胞，站在中華民國

國一份子立場，不計地位，不避難危，為國家盡其忠忱，為民族表其孝思，以贖他早年對國家和民族的有所「虧負」。他如此的表白，當然我們也就忘却了他過去的一切，因此關於他所要求的「自治」問題，在遵循國父的民族主義，和不違背國家立國要旨，與不損害蒙古同胞的權益，而其實亦即在協助蒙古同胞於現時潮裏獲得進展的原則下；我和他就地理的經濟的政治的（尤其國防與外交部門），談得甚為詳盡。

因為我既代表「內政部」，同時，我又所謂「邊政」什麼的一份子；加上那時的「國勢」實已「岌岌」，同舟共濟，還不應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嗎？於其事，現在已成陳跡，追溯起來，未免徒滋悵惘，轉不若「姑且忘却」聊自慰解之為得？然於其人，實值得一談。

仍然由成吉思汗談起，德王他自承是成吉思汗第三十代裔孫，成吉思汗降世之年為一一五五年；其稱汗之年，是一二〇六年；由稱汗的那一年算起距今是七六一年。德王是蘇尼克旗的札薩克，札薩克的詞義相當於「總管」，他的名字

是德穆楚克棟魯普，德王是世俗的簡稱，據說是由西藏文字取義的。他已是一位六十開外的花甲老人，身材並不高大，他祇及和他結伴同來的李守信的肩部，他就比我還要矮一點兒，實在的李守信是比普通歐陸人還要高；不過，我却在普通內地人中並不過高；總之他雖不甚矮，可絕不能和一般蒙古同胞的「高大」相比。他說得一口純熟的京腔，他說他自小就生斯長斯於「帝都」的北京，他在宮庭之內當過差，他眼見着滿清的衰落，當然也就是他們「王親貴戚」的衰落。他說他在少年時也和他世家子弟一樣的「遊樂怠傲」，所有玩意兒，不拘是玩人或玩物，他全部「好」而彌篤，他慣於章臺走馬，他也慣於方城鬪雀，他吸過阿芙蓉膏，那是他們一般巨室大家給予弟輩的一具好籠套，因為賭能傾家，嫖能蕩產，而且天威咫尺，萬一出言不慎，行為失檢，就不免有殺身大禍，甚而波及家族。祇有抽鴉片烟，它既有「阿芙蓉」的雅號，又有「福壽膏」的美稱，一個人祇要做成癮君子，他就一心一念於一榻橫陳短管輕吹，自不再有心情以事嫖賭，更可免於言語招尤行為惹禍。所以當他少年時，抽鴉片烟是大小爺們日常起居裏必有一事，其實不祇大小爺輩，就是太老爺老爺以至於太太小姐等，也絕無避忌的以抽鴉片烟為消遣樂事的，當然也就沒有人像今日之以「毒品」稱鴉片烟的。不過他說到他抽過鴉片烟時，不由得發着笑說：「福壽膏恐怕不見得會益福增壽，我如果不是戒了烟，也許不會有今日這樣的身體。」同時，談到娘兒們，他是以「曾經滄海客」的姿態，數說八大湖同的花事盛

衰真個是如數家珍，頭頭是道。總之，德王他是一個極富風趣而又意味深嘗的人。他談話够分寸，他對於他的以往，那在日本軍閥串演下的一切，他是可掩飾的儘量掩飾，不可推諉的避重就輕來一套歡然云云的自嘲嘲笑一番，從而也就無怪乎有不少的蒙古同胞，對他並不寄以過大的期待了。不過，他是一個徹底反共抗俄的志士，他訴說着他的家族，早給外蒙古的共黨政權規奪而去，他的兒孫輩在被羈囚着。他深深的慨然興嘆於「太祖（即成吉思汗）創業，太宗承志，當年鐵騎縱橫露西亞（俄國）的難再」，任令那魔性的斯拉夫人，東處放火，西處殺人，累得全世界愛好自由民主的人，惴惴焉不可終日，尤其他們蒙古同胞，因為地理上和暴虐的俄魔相鄰，更是凶險之來首先遭殃。

那次他在廣州盤桓了將近一個月，政府對於他的「自陳孤忠」深予嘉勉，並且，還贈給他一筆為數並不太少的旅費。臨走的那一天，我曾去白雲山飛機場送他，在緊緊握手際，我祝福他能安然的到達他所心想到達的地方。大約在一個月後，我已隨着政府再事播遷於重慶，這時我雖已閒雲野鶴，可是那些身在廟廊間的朋友，仍然不時采及謁見，因此，德王他在××舉行「自治會議」時呈報政府的文件，主管有司仍舊送給我，在那些文件裏，固然不免有些是和我們所期許的有點出入，可是他們那孤臣孽子樣的操慮，實在令我心折無已。

德王，他究竟是否真正成吉思汗的「血」裔？質之蒙古同胞，却是其說不一，有說他祇是看守太祖陵寢人，也就是當年太祖麾下或者可以說

是侍衛人員的子孫，生則衛護其人，歿則看守其陵寢，太祖陵寢，原來就在蘇尼克旗，蘇尼克旗是在綏遠境內，那是內屬蒙古各旗之一，內屬蒙古就是俗稱的內蒙古。有說他那一支原是太祖的長子嫡系，可是後來中斷，再由傍支他系承嗣的。有說照譯成漢音的姓氏來說，祇有「白」「博」「包」各姓，才是太祖的眞正嫡系？眞個是言人人殊；其實，也並非盡然。我友哈勒楚倫，寫有一章蒙古姓氏考，大可參證。照「蒙古游牧記」所述蒙古各旗的世系看來：鄂爾多斯部，係成吉思汗直系後裔；蘇尼克旗屬鄂爾多斯部，是則，德王之系出成吉思汗本支，當無疑義。

成吉思汗陵寢，原係穹廬（蒙古包），抗戰時期，曾經奉遷於甘肅省會的蘭州郊外興隆山，舉首北望，海天遙隔，深願此一傑出人物的遺骸（也許祇是衣冠？關於此，文後有附註）不致遭受匪共的毀損？「想當然爾」的估計，匪共對於成吉思汗陵寢，是不敢有所毀損的。過去蒙古同胞之屬於成吉思汗後裔的，每年春秋二季祭於成吉思汗陵寢，一說不祇限於成吉思汗的後裔，舉凡蒙古同胞，大概在相當距離以內的都會奔向陵寢所在地的蘇尼克旗，致其敬禮。另據傳聞，每年春祭，是陰曆三月廿一日，先期由蘇尼克旗管事人，挑選銀色馬兩匹，上奉成吉思汗遺像，由兩人牽馬遊行「祖例規定」的各旗，這像所過，各該旗的總管佐領人員，遠出二十里外的道左恭迎，並照奉銀色馬一匹，馬匹仍可由各該旗備價購回，以待來年再行照奉。德王他由他祖先所傳下來的這一份差使，無疑的加重了他那政治性的比重，可惜他生不「當」其時，加上他那頗够「羅曼

狄克」的個性，因此談他的生平，是難拘一格來作定論，本來任是誰何，未至蓋棺，決難論定，遙念這位歷盡人世滄桑的老人，天蒼蒼，野茫茫

，天作穹，地作廬，深願他能像松菊般的「晚節彌芳」，不有盤根錯節，無以見其珍奇，物固如王打游擊的捷音吧。此，人亦宜然，我們靜靜的傾聽那來自蒙古的德

【附註】據明人葉子奇所撰「草木子」載：元諸帝陵，皆在起輦谷；其國制，不起墳塋，葬畢以爲賸賸之使平。殺駱駝于其上，以千騎守之；來歲春草既生，則移帳散去；彌望平衍，人莫知也。欲祭時，則以所殺駱駝之母爲導，視其蹄跡悲鳴之處，則知葬所矣；故易世之久，子孫亦不能識也。按草木子一書，於元代軼事掌故，頗爲賅備；所記當有所本。但起輦谷何在？這雖確證；有謂在郭爾多斯右翼中旗，當黃河西北阿爾布坦山陰。阿爾布坦山，舊稱省克山，山踰黃河，因省克城而得名；省克城，乃西夏所募。

又察清蒙古小徽展薩表臺吉「蒙古源流」（卷四）；成吉思汗（原文作有吉思汗）。於歲次丁亥七月十二日，殁於國爾默格依城；於是以輦奉柩，至所卜久安之地。因不能請出金身，遂遷長陵，共仰庇護；於彼處立白屋八間。在阿勒坦山陰。哈岱山陽之大評特克地方，建立陵寢；號爲索多博克達大明有吉思汗。自後，元裔之襲汗號者，率即位于白室前。同上書（卷六）：達延汗降旨云、郭爾多斯者，乃爲汗寧樂八白室之人；屬大有福者。阿勒坦山，即此右翼中旗西北之阿爾布坦山。（按達延汗、一作達顏汗、亦即世稱的小王子）

後蒙郭爾多斯部、系出成吉思汗十六世孫巴爾蘇博特；其所屬盟「伊克昭」，蒙古語、伊克爲「大」，昭爲「廟」，亦即「大廟」。大廟，乃指成吉思汗的陵寢而言；其實，起輦谷的稱謂，也是由成吉思汗靈柩「起輦」其地而得名。其地在賽音諾顏部左旗，與郭爾多斯右翼中旗的交界處；地當榆林邊外極西北，名察罕額爾格。蒙語：察罕爲「白」，額爾格，爲「帳房」，此與八「白室」相合；再、額爾格，似又屬「大評特克」音相類似。總之，現在存放于蒙古包內的成吉思汗靈柩，其中所藏的，似非真正的遺骸？

新日本雜事詩序

張壽

入境問俗，古有明訓；兩國相與，了解爲先。輒近交通日便，往還益頻，千里咫尺，天涯比鄰。況以中日兩國歷史淵源之深，地理因緣之切，經濟相需，文明相同，其關係之緊密，自不待言。然中日雖同文同種，而風物習俗，究有不同；戰後以還，日本政治社會，變遷尤多。樂恕人君以名記者旅居日本，垂十五年，耳目所接，本其「天地間皆是新聞」之靈心慧眼，一一收之腦

際。近歲養荷長野，潛心吟詠，竭兩載之精力，效清末詩人黃遵憲「日本雜事詩」之風旨，得七言絕句三百五十首。由風俗習慣、山水花木、觀光遊覽、文化社會、飲食男女、戲劇運動，以至日本戰後之政治、經濟、軍事、外交諸大事，以客觀之態度，作公允之吟述，莊諧並陳，褒貶互見。並倩其好友日本問題專欄作家丁經章君逐一二十年日本歷史者之參證者也。

撰文釋明，旁蒐博採，引古徵今；復參以有風土特色或歷史價值之圖片及寓意深長之漫畫，內容豐富，趣味盎然，誠可謂美具難兼相得益彰者矣。比以將付剞劂，分編爲「新日本雜事詩」及「新日本紀事詩」先後問世，索序於余，因念近年中日關係，日見增進，觀光訪問，絡繹於途，是集之作，不惟足爲采風問俗觀摩了解之助，而明廢興之跡，察衰盛之由，當亦可資有心研究戰後